

方東美作品系列

堅白精舍詩集

方東美

中華書局

方東美作品系列

堅白精舍詩集

方東美

中華書局

1227
1-19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堅白精舍詩集/方東美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3. 1

(方東美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8884 - 7

I. 堅… II. 方… III. 詩集 - 中國 - 當代 IV. I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07653 號

原著作名:方東美全集 著者:方東美

原出版社: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本書經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正式授權,同意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製、轉載。

北京市版權局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01 - 2010 - 4376

書 名 堅白精舍詩集

著 者 方東美

叢書名 方東美作品系列

責任編輯 徐衛東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17⁵/₈ 插頁 2

印 數 1 - 3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884 - 7

定 價 55.00 元

「方東美作品系列」出版說明

方東美（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名珣，字德懷，後改字東美，安徽桐城人。一九一七年入南京金陵大學就讀，一九二一年畢業後赴美留學，入讀威斯康辛大學（中途曾轉學俄亥俄州立大學），以三年時間完成碩士及博士論文。一九二四年回國，執教於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任副教授。其後歷任東南大學、中央黨務學校、金陵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校哲學教授（在中央大學長期兼任哲學系主任及哲學研究所所長）。一九四八年赴臺灣，任臺灣大學哲學教授、哲學系主任；一九七三年退休。曾兼任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教授。

方東美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是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哲學家、教育家。他會通東西哲學與文化，一生著述豐厚。因方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即赴臺講學，其作品在大陸甚少流傳。由是之故，我局與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洽商，購得《方東美全集》簡體字版權；鑒於有部分方先生作品尚未收入《全集》，故本次出版改以「方東美作品系列」推出，以廣流佈，嘉惠學林。

感謝方天華教授慨允將《人生哲學講義》收入本系列，感謝陳鼓應、傅佩榮、孫智榮、宛小平等先生對我

們的熱情支持，感謝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在方東美先生作品系列簡體字本出版工作方面提供的協助。在編校過程中，對與大陸現行用詞、表達習慣、學術觀點不盡一致之處，除極少處做了一點技術性處理外，一般都予以保留，以存作品原貌；一些圖片也保留了原版舊貌；其中《堅白精舍詩集》因收錄手稿，故仍依繁體豎排，並將方天華教授回憶文字及人名簡介置前。這些情形，敬祈周知。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廣大和諧的哲學境界

——《方東美全集》校訂版介紹

傅佩榮

方東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年）自幼學習中國經典，進入大學後開始研究西方哲學。二十五歲在美國念完博士後回國教書，直至七十七歲因病而止。

五十二年的教學生涯，表面上是單調而規律的講課、閱卷、評分、口試，其核心則是一位早熟哲學家的思想體系日益在擴展。所謂「早熟」，是說方先生對於「哲學」這門學問，包括中國的、西方的、印度的，在他三十餘歲的青年階段就已經悟得清晰的定見。正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宛如同心之圓，其範圍可以無限擴大，「萬變而不離其宗」。

方先生親自撰寫的著作並不多，只有三種中文的（包括論文集），三種英文的（也包括論文集），以及一本詩集。占全集最大篇幅的，是他晚年在輔大哲學系的上課錄音筆記。現在中文全集共有十種十三冊（其中三種

分上下冊），重新校訂出版。今以半年時間校對全集，希望減少手民（其實是先後期的同學們）的舛誤，以稍盡對方老師感恩之情。以下介紹全集中的八本書，以方便讀者了解各書梗概。《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另有精采譯序，《堅白精舍詩集》亦非旁人所能介紹，尚請讀者自行玩味。

以下八本書依序爲：

- (一) 《中國人生哲學》
- (二) 《科學哲學與人生》
- (三) 《生生之德》（論文集）
- (四) 《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 (五)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 (六) 《中國大乘佛學》（上下冊）
- (七) 《華嚴宗哲學》（上下冊）
- (八)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一、古典的人生哲學

方東美先生常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與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國很早就發展出系統完備的思想。譬如，我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就有周公制禮作樂，展現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後來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繼承發展，演變為中國特有的文化景觀。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稱為「早熟的」哲學家。他在三十八歲時（一九三七年）發表了《中國人生哲學》的公開演講，內容涵蓋了宇宙觀、人性論、生命精神、道德觀念、藝術理想與政治信仰。將近二十年後，亦即一九五六年，他以英文撰寫《中國人生觀》。雖然他強調這本英文著作的內容「均經大幅度的修改與增補」，「不只在語言表達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讀者不難發現此書的主要篇章與前書相同，而主要觀點也沒有太大的變更。這種情況就像環繞一個同心的圓，核心未改，而外圍的涵蓋面越來越大，並且逐步撑起了一個立體的架構，最後成為體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貫之的系統。

那麼，中國先哲的代表是誰？他們的古典人生觀有何特色？方先生並列儒家、道家與墨家，視之為三大宗：老子論道，孔子談元（《易經》上乾元坤元之元），墨子主愛。他們對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一，宇宙不僅是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而且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亦即，宇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生機，無一刻不發育

創造，無一地不流動貫通。二，宇宙是一種沖虛中和的系統，其形質雖屬有限，而功用却是無窮。亦即，我們觀察宇宙時，發現萬物互相感應，彼此全無阻隔，生出無窮的和悅之氣。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帶有道德性和藝術性，故為價值之領域。亦即，人類在發揮潛能、實現本性時，將在宇宙中找到至善與盡美的根源。換句話說，人類應該努力使天國在人間實現，而不必鄙視人間，另立一個超自然的天國。

接着，先哲的人性論有何主張？人類以「心的體用」為主腦，尋求「理與情」的交融互攝。在理方面，要「正心盡性，誠意致知」；在情方面，要「存心養性，達情遂欲」。由此展現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愛利。深入剖析人性，則有以下五點內容：一，性善論是先哲共信的假定；二，性善論「以性承心，更以心繼天，天以生物為心，故純是善，而性順從天心，萬無惡理」。方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最為可取。三，意與知，是理之昭明靈覺處，「從來沒有人把它們當作惡看」。四，至於情，則性與情相為表裏，孟子「是以性善勝情，情必從之，性既全善，則情亦無不善了」。五，欲惡論則是普遍流行的說法。方先生認為各種人性論之間的衝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學的缺點產生出來，畢竟有法可以避免」。他個人的看法則是：「不難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測人心之純善，更從人心之純善以論人性之完美。」

於是，中國哲學的一貫精神在於「把宇宙與人生打成一氣來看」。大人或聖人，則是「與天地合德，與大道周行，與兼愛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後期講學經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詩，「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為我精神活動的基礎，或者說是，要以個人小我的努力，參贊化育，

安頓人間。

因此，道德的極致是推己及人，再及於萬物。藝術則是「從體貼生命之偉大處得來的」，因為生命總有其可觀之處，而人類的創造力也不會終窮。然後，將這一切落實於政治上，則國家成爲「一種悠久的道德場合」，於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爲最理想，禮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較術治高明百倍」。以上所論皆有根據，但是方先生最後忍不住要問：「我們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們的天才埋沒到哪裏去了？」省思之餘，我們不覺得自己肩負着偉大的使命嗎？

二、西洋哲學的演變

方東美先生留學美國三年（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開始教書，時年二十五歲。他於二十八歲時在中央政治學校兼任一門「近代西洋哲學」的課，後來又在中央大學講授「科學哲學與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書，名稱就是《科學哲學與人生》（一九三七年出版）；但是內容只包括計劃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寫），亦即他講「近代西洋哲學」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簡介哲學是怎樣的一門學科。他以科學與哲學對照比較，指出四點：一，科學不盡是具體的；哲學不全屬抽象的。只要是人類理性所開發的知識，皆具有具體及抽象的雙重性。二，科學的進步是由衝

突中掙扎出來的，而哲學並非循環不已的私見。這兩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斷在改善之中。三，科學或失之武斷；哲學常重視批評。四，真確的知識皆有實踐性，科學如此，哲學亦然。

其次，人對於自身處境皆有認識的願望，並且在人生飽經歷練之後，會有情感的蘊發。這兩者聯繫起來，獲得完整的概念與系統的說明，即是哲學的起因。當然，由時代的發展看來，人類走出神話的天地，開始用理性來思索宇宙及人生的問題，就揭開哲學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學始於希臘，在探討宇宙萬物的起源時，以經驗所及的物資（如水、氣、火等）來解釋，由此擺脫了神話時代。方先生稱此為「物格化的宇宙觀」，「物格」表示與神格、人格不同，顯然會側重物質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學依此大有進展，但是人生價值反而淪為疑惑。這種宇宙觀引起兩種反動：一是人本主義，亦即辯士學派所標舉的：「人是萬事萬物的權衡。」但是，這裏的「人」如果只是「個人」，而此一個人又依「感覺」為其依憑，則人類社會豈不難逃混亂？於是，經由蘇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種反動，就是：「目的唯神論。他的主張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價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種事象都有一個合理的結構、至善的歸宿。』」

接着上場的是柏拉圖，他提出法相界（或稱理型界），做為現象界的原始典型，使變化無已的萬物獲得起源與歸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對價值的企求與嚮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統會。如此一來，出現了上層世界與下層世界之間的「分離」。到了亞里斯多德，雖然想以「形式與質料」、「潛能與實現」的雙重角度，來解說上下層世界的聯繫，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輕下，無怪乎中世紀以宗教為主導的哲學會欣然接受亞氏的啟發了。

方先生當時對中世紀只是一筆帶過，他說：「二千年間人類各方面之活動無顯著之進步者，其由來已久，非一日矣。」然後，他集中探討近代哲學，展示了豐富而完整的學術功力。近代歐洲在天文學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學的成就，「把我們從希臘形體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無窮的宇宙裡，拓展我們智力的活動」；「把我們從聽天由命的迷夢中驚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裡，提高我們生活的情趣」。不過，這樣的宇宙觀雖合乎科學研究所需，但難免陷入唯物論與機械論的網羅中。

繼之而起的是生物學上的演化論，歸結為尼采的超人哲學。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們的精神，你們的德業貫注於人間世！用你們的威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努力做個健者！努力做個創造者！」

最後，在分析人性時，方先生介紹了機械主義的心理學與動性心理學。後者受生物學啓發，較為可取，亦即以人性為整全的、豐富的、可塑的，並與社會相依存。由於方先生此書只是計劃中的前五章，所論無法盡興。他的計劃若能完成，則當另有三本同樣份量的書。整體看來，方先生討論西洋哲學，常能準確把握要點，又能全盤觀照，評估其得失。國人若想學習西洋哲學，必將於此書獲益無窮。

三、生生之德的奧妙

方東美先生從二十五歲開始教哲學，五十二年未嘗間斷。他所寫的單篇論文合成一書，名為《生生之德》。

「生生」一詞，取自《易經》中的乾元大生與坤元廣生，代表宇宙萬物生生不已，人類由此體認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充分發揮天賦的德行，追求和諧圓融與至善盡美的境界。

這本書大體是依論文撰寫的年代編成。第一篇是《易之邏輯問題》，探討《易經》的六十四卦構成的方法。方先生批判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京房、荀爽、虞翻這三家所主張的卦象演變程序，再提出他的一套邏輯，亦即設定「歧出、疊現、相索、觸類、引申」五個步驟，希望完滿說明全部卦象形成的理由。對於不太熟悉《易經》的讀者，這篇文章是既專業又枯燥的。

第二篇論文是《生命悲劇之二重奏》。方先生在文中表示：「乾坤一戲場，生命一悲劇！平生最服膺此兩句名言，故立論持說時常以此為譬喻。」他所謂的二重奏，是指希臘悲劇與近代歐洲的悲劇而言。前者描述人類對抗命運時，不覺激發偉大的情操；後者則依託人的理性，企圖說明人生的複雜及矛盾，而結果却遁入虛無主義的陷阱。論及西方悲劇的哲學意涵者，本文可謂學界翹楚。

接着上場的是《生命情調與美感》，以及方先生早年在哲學界的成名之作：《哲學三慧》。這二篇論文的內容一繁一簡，而主旨相同，都是在對照比較「希臘人、近代歐洲人、中國人」這三者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希臘人「以實智照理，起如實慧」，「演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證真」；歐洲人「以方便應機，生方便慧」，「演為尚能文化，要在馳情人幻」；中國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實慧，運方便巧，成平等慧」，「演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歸真」。由這幾句話可見作者畫龍點睛的功力，亦可略知他如何評估三大文化源流之優劣，以及未來人類

應有之走向。

第五篇是《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這是全書份量最重的文章，約占全書四分之一篇幅。本文的副標題是：「借題發揮，論『系統建立』與黑格爾『系統哲學』」，暫使我國數十年來科學與玄學，實證論與唯心論之論爭告一結束。」作者意圖透過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說明科學與哲學各有理據，無法互相化約或彼此取代。文中討論足以使人大開眼界，讚嘆哲學之深刻及高明。

第六篇到第十篇，是方先生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應邀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所以都用英文寫成，再由學生輩譯為中文。第六篇題為《從比較哲學曠觀中國文化裡的人與自然》。西方有分離主義傾向，中國則顯示融貫主義；作者說：「二個中國的學者，如果他沒有超然的思想，沒有宗教的至誠，沒有生命實證的道德意識，將不會被尊敬為一位純正的雅儒。」第七篇是《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談到儒、道、佛三家的基本主張，皆在點化現實世界，成為理想型態，納於至善完美之最高價值統會。

第八篇題為《從宗教、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人的疏離」》，作者在此文中，畫了一個「人與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藍圖」，展示人生的九層境界，亦即：自然人、行動人、理智人、藝術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貴人、神性人、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依此昇進，將可化解人的異化或疏離困境。

第九篇題為《從歷史透視看陽明哲學精義》，對王陽明的思想要點皆剖析入微，並有獨到之見解。最後一文是《詩與生命》，是作者應臺北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之邀，所作的開場致詞，其中會通詩境與哲思，借司空

圖《二十四詩品》中的「勁健，雄渾，流動及高古」來分別描繪儒、道、佛三家的意境，彰顯了豐富而奧妙的人文理想。

方先生的論文集代表他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每一篇都值得細讀及省思，否則將會錯過當代大儒的智慧結晶。

四、哲人的演講

在方東美先生的全集中，最能引發一般讀者興趣的，或許是他的《演講集》後面所附錄的短文，其目錄為：一，傳燈微言（方先生在退休茶會上的感言）；二，臺灣再抗日座談會談話（臺日「斷交」之後的警語）；三，苦憶左舜生先生（副題是：因及少年中國學會二三事）；四，羅家倫先生紀念談話；五，段錫朋先生紀念談話。

從這幾篇文章中，我們知道方先生大學時代參加五四運動與少中學會的細節，以及他與同代友人互相往還的真情告白。他在《哲學三慧》中說：「中國大患在無動機純粹用心專一之學者。……猶幸中國偶有隱逸者流間世一出，不受實際政治支配，孤寄冥往，潛心學理，學術生命之不絕，獨賴有此耳。」方先生自己即以這樣的「學者、隱逸者」自期。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在《演講集》中的首篇，《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中，最後發抒感懷說：「這一份情緒，幾十年鬱積在心裡面……在我個人生命是一個慘痛的失敗！在國家民族生命則是一個慘痛的遭遇。」他眼見時代的困境，亦即「中國民族的哲學在乾嘉時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國時代都沒有復興」。既然如此，中國要拿什麼哲學去影響世界的未來呢？他在此文中，再度詳細解說「人與世界的關聯圖」。他在早期《中國人生哲學》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先哲時，指出：他們「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溥博沉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要為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在天壤間脚跟站立得住。」而方先生自身正是這樣的中國哲人。

第二篇演講是《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所謂通性，是說儒、道、佛三家都對宇宙及人生採取「一以貫之」的觀點，求其周遍含容，形成完整的系統；其次，則是發展出各自的「道論」；最後，共同肯定了「人格超昇的理想」。至於特點，則作者強調：「儒家意在顯揚聖者氣象，道家陶醉於詩藝化境，佛家則以苦心慧心謀求人類精神之靈明內照。」這三者合而觀之，則是「聖人、詩人、先知」的三德合體，正是人類的共同嚮往。

接着兩篇題為：《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襲與創造》，《儒家哲學——孔子哲學》。方先生暢談他對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哲學的起源有二：一是《尚書·洪範》篇；二是《周易》經傳。前者揭櫫一種「皇極」（大中，亦即絕對正義）的永恒理想；後者借由《易經》生生不已的變化，啓發人類「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處世智慧。這雙重起源，使孔子可以承先啓後，提出一套完美周全的人文主義，

既可忠恕待人，又可上契天命。

最後三講是：《漫談文化問題》、《教育與文化》以及《當前世界思潮概要》。這三講對於近代以來人類的處境作一描述，譬如佛洛伊德所謂的三重革命，亦即天文學、生物學、心理學對人類產生極大的打擊與沉重的壓力，那麼人類何去何從？西方自顧不暇，我們也唯有自立自強，而教育則是扭轉乾坤的利器。然而，我們在臺灣却缺少一套獨立的教育政策，無法擺脫「忘本」的形勢，亦即對於自身的哲學、藝術、文學並不重視，根本忘了祖先的天才與成就，這是最大的遺憾。

他在紀念羅家倫先生時說：「我在臺大教了近三十年的書，在臺灣做大學校長的似乎不只知逢迎上司，而對學問更能重視的又有幾位？」臺灣有「文化沙漠」之稱，應該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方先生是純正的學者，在他的本行中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了，但是整個大環境却如江河日下，使中國哲學的精彩內涵無由推廣普及於社會。閱讀方先生的書，對個人而言足以燃起愛慕文化的熱忱，對社會而言則是厚植心靈能量與信念的轉捩點。

五、原始儒家與道家

方東美先生自臺大退休後，應聘為輔大講座教授，從一九七三年九月起，開始講授中國哲學，直至一九七